

夜漏未盡十刻室中有年亦光屬天如日正中既誕三日
家人聞戶外車馬聲亟出無所睹幼嘗晝寢人忽見身隱隱如
龍鱗

宋度宗赤光照室 宋史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諱禘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
理宗母弟也理宗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於紹興府榮鄉初榮
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
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
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
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厚意託神聖焉

感異誕生

有感奇異懷孕誕生者

簡狄吞卵生契 史記

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少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
吞之因孕生契契長佐禹治水有功遂封於商

姜嫄踐跡生棄 史記

周古稷名棄其母有郃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
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
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
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曰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
名曰棄長為堯農師封於郃周之始祖也

脩己胸拆生禹 蜀書

絲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
又吞神珠臆地胸拆而生禹於石紐其地名剝兒坪

母媪神遇生高祖前漢

漢高祖字季母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
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娠遂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世代

先世傳代而來者

鴻荒世君名歲數史記

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
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
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
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
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人皇氏已後帝代史記

上古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湏
氏粟陸氏饌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
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
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

世系

國之祖系源流者

禹後傳越 吳越春秋

越之前君無余者夏禹六世孫少康之庶子初受封於越也禹
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
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
高密家于西菴乘舟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帝堯之時遭洪水

滔滔四岳舉鯀堯用治水八歸土置禹乃殛鯀于羽山鯀投
于水化為黃龍因為羽淵之神舜其子禹鯀之子高密以治
水是為大禹

泰伯作吳 吳越春秋

吳之前君泰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為
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
其化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娠娠恐被淫泆之
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
于他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易而避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
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翼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
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
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染稷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堯

遭洪水人民之流遂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屋
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
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嗣立後遭夏以世
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
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
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
所慕薰鬻戎始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
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
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止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
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
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

無壬繼越 吳越春秋

越之前君無余者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無余傳世十餘木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之民禹祝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嚙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脩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

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魏先世系 北史

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

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威振北方

魏祖始興 北史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回
部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
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
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乃從帝
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戒
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衆
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
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微而
戮之遠近肅然

周文得璽為氏 北史

周文者姓宇文氏名泰其先曰葛烏克者雄武多算畧鮮卑奉
以為主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
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
氏

金祖源流 金史

金始祖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族之人由是兩族交
惡鬪鬪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
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始祖
曰諾廼自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鬪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
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鬪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
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牝牛十黃金

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鬪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為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賞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為完顏部人

元祖世代 元史

太祖其十世祖字端义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捷生二子長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觀撒里直既而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窻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字端义兒也字端义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阿蘭沒諸兄分家賞不及之字端义兒曰貧賤富貴命也賞財何足道獨乘青白馬至八里屯阿賴之地居焉食飲無所

得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字端义兒以緡設機取之鷹即馴狎乃臂鷹獵兔禽以為饌或餽即繼似有天相之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字端义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日仲兄忽思之曰字端义兒獨出而無齎近者得無凍餒乎即自來訪邀與俱歸字端义兒中路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民無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兄以為然至家即選壯士令字端义兒帥之前行果盡降之字端义兒歿子八林昔黑刺禿合必畜嗣生子曰咩撚篤敦妻曰莫挈倫生七子而寡莫挈倫性剛急時押刺伊而部有群小兒掘田間草根以為食莫挈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馬之所群兒輒敢壞之邪驅車徑出輾傷諸兒有至死者押刺伊而忿怨盡驅莫挈倫馬群以去莫挈倫諸子聞之不及被甲往

追之莫挈倫私愛曰吾兒不甲以往恐不能勝敵今子婦載甲
赴之已無及矣既而果為所敗六子皆死押刺伊而乘勝殺莫
挈倫滅其家唯一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諸積木中得免先是
莫挈倫第七子納真於八刺忽民家為贅壻故不及難聞其家
被禍來視之見病嫗十數與海都尚在其計無所出幸驅馬時
兄之黃馬三次掣套竿逸歸納真至是得乘之乃偽為牧馬者
詣押刺伊而路逢父子二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
此吾兄所擊者也趨前給其少者曰有赤馬引群馬而東汝見
之乎曰否少者乃問曰爾所經過有鳧鷹乎曰有曰汝可為吾
前導乎曰可遂同行轉一河隈度後騎相去稍遠刺殺之繫馬
與鷹趨迎後騎給之如初後騎問曰前射鳧鷹者吾子也何為
久臥不起耶納真以鼻對騎者方怒納真乘隙刺殺之復前

行至山下有馬數百牧者佳童子數人方擊髀石為戲納真熟
視之亦兄家物也給問童子亦如之於是登山四顧悄無來人
盡殺童子驅馬臂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嫗歸八刺忽之地止馬
海都稍長納真率八刺忽怯谷諸民共立為君海都既立以兵
攻押刺伊而臣屬之形勢浸大列營帳於八刺合黑河上跨河
為梁以便往來由是四傍部族歸之者漸眾

天助

臨危有非常之助者

漢高因大風得遁 事文類聚

項王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軍大
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漢光武破敵 後漢

光武起兵徇下昆陽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會戰諸將見尋邑兵勝反走入昆陽顧妻孥欲散去光武議曰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數百里諸將遽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議成敗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王鳳王常留守自與李軾等十三騎出城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幾不得出既至鄧定陵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光武曰若破敵珍寶萬倍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不從遂圍之數十重積弩亂發矢下

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

漢光武滹沱水合後漢

光武北徇薊王郎購得光武者十萬戶光武南走晨夜不敢入城邑官屬皆乏食乃自稱邯鄲使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去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報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恐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衆驚欲且前即詭言冰堅可渡衆皆喜光武曰候吏果妄言也比至適遇水合得過未畢數騎而陷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

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燕主慕容德別凍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晉安帝隆安二年乃率戶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

金太祖指鞭涉濟金史

太祖自將攻遼黃龍府庚子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後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道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黃龍府為濟州軍曰利涉蓋以太祖涉濟故也

金太祖乘風擊遼金史

金太祖天輔初遼將都統蕭紉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凌道選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于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逐至幹論灤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

宋太祖掩雀宋史

太祖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又嘗與韓令坤博士室中雀闕戶外因競起掩雀而室隨壞漢初漫遊無所遇舍襄陽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賜汝此

往則有遇矣

元太祖反風敗乃蠻元史

太祖伐蔑里乞部其部長脫脫戰于莫耶察山脫脫敗走八兒忽真隘既而復出為患帝帥兵討走之至是又會乃蠻部不魯欲罕約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來侵帝遣騎乘高四望知乃蠻兵漸至帝與汪罕移軍入塞亦刺合自北邊來據高山結營乃蠻軍衝之不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將戰帝遷輜重於他所與汪罕倚阿蘭塞為壁大戰于關奕壇之野乃蠻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既而反風逆擊其陣乃蠻軍不能戰欲引還雪滿溝澗帝勒兵乘之乃蠻大敗是時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蠻見其敗即還道經諸部之立已者大縱掠而去

元憲宗渡海擒八赤蠻元史

憲宗乃歸藩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于海島帝聞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馳何以跪人為乃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竄入于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回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

元軍屯沙江潮不至 宋史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命丞相伯顏率大軍伐宋軍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讓國

當立而讓避者

太伯三讓 史記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犇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立是為王季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夷齊讓國 史記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曰天倫也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讓國 左傳

魯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

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宋襄讓國左傳

僖公七年宋桓公有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平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鄭子良讓國左傳

魯宣公四年鄭子公既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公嘗也夫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以襄公襄公將去穆以而魯子良曰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望其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楚子西遜壬左傳

魯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漬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楚公子郢辭立左傳

魯哀公二年衛靈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楫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季扎讓歸延陵 吳越春秋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扎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扎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扎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不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扎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改

為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扎復謝曰昔曹公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城間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扎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扎季扎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扎乃封季扎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扎季扎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季子不立 吳越春秋

吳子壽夢二十五年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

曰餘昧次曰季扎賢壽夢欲立之季扎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扎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扎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扎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宋曰夷遜兄說苑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而欲五之茲父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目夷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許之

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誣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畜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令朕必徃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母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僂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武王伐紂施政史記

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乃作大誓告

于衆庶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將立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東海王顛備藩國後漢

東海恭王彊母曰郭皇后漢光武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帝崩明帝即位彊病臨命上疏謝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帝追惟彊深執謙儉時詔東海傳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遺送之

物務從約省衣足歛形茅車瓦器物滅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宋王讓儲位唐書

宋王憲睿宗嫡長欲立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

革命

應天順人改革天命者

成湯伐桀踐位史記

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

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闕天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與釐采師尚父牽牲史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童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命闕天封比干之墓

宋太祖受禪 宋史

周恭帝即位趙太祖改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顯德七年春北

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更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或止之衆不聽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即掖太祖乘馬太祖攬轡謂諸將曰我有號令爾能從乎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賞違即擊戮汝諸將皆載拜肅隊以入副都指揮使韓通謀禦之王彥昇遠殺通於其第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乃退居公署有頃諸將擁宰相范質等至太祖見之嗚咽流涕曰違負天地今至于此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按劍厲聲謂質等曰我輩無主今

曰... 天子質等相顧計無從出乃降階列拜召文武百僚至... 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宗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

符璽

帝王之寶

漢高祖得秦璽 事文類聚

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

漢光武受傳國璽 後漢

光武建武三年赤眉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幸宜陽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

綬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止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

蜀先主得玉璽蜀書

漢獻帝末年關羽圍樊陽襄陽男子張嘉至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璽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琅琊歸璽晉書

晉武帝咸寧初風吹大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為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琊即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嘗先至建鄴而孫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琊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

晉元帝神璽出見晉書

晉元帝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焉

梁武帝得行璽南史

梁武帝微時有人指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住堂內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為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馬

太武鄴城得玉璽北史

太平真君七年四月戊子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
入汧帶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
鑿一林國璽

魏文苑中獲方玉印 北史

魏文成帝興安二年八月戊戌詔曰朕即位以來風雨順序邊
方無事衆瑞兼呈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群
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寔由天地祖宗降祐之
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

宋真宗作寶璽 事文類聚

真宗乾興中作受命寶曰恭膺天命之寶嘉祐八年英宗即位
作受命寶命歐陽脩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宋哲宗得璽公麟能辨 宋史

李公麟字伯時宋哲宗時歷官至御史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
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聞
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宋哲宗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
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
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璊
法中絕此真秦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

宋寧宗得寶璽 事文類聚

宋寧宗嘉定年間勅迺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爰致殊方效順
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
之寶暨厥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
同

元成宗授璽 元史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四月成宗即位先是御史中丞崔彥得玉璽于故臣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手授於成宗

詔令

帝王布命令於天下者

漢高祖求賢前漢

高祖十一年二月下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公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止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文帝詔短喪前漢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感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

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欲聞大道至極之論前漢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繫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漢武帝詔褒卜式前漢

漢武帝時卜式上書求佐軍帝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

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發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與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

漢武帝詔封公孫弘為侯前漢

武帝元朔中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

漢武帝詔封公孫弘後前漢

武帝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

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昭帝褒封張安世 前漢

漢昭帝時張安世字子儒為右將軍光祿勳帝下詔曰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

漢宣帝褒美王成 前漢

漢宣帝時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帝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

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効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漢成帝詔減死刑 萬年龜鏡

前漢成帝河平年中下詔曰甫刑云五行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繁多百有餘萬言竒請它皆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使條奏之 出前漢刑

志法

漢元帝詔復周堪張猛 前漢

元帝以周堪張猛既左遷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詔諸前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

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
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
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脩深惟其
故而反晷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
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
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
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
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
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
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
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漢光武詔受符璽 後漢

光武建武三年閏正月己酉詔曰群盜縱橫賊害元元益子竊
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
帝靈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
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
未祀高廟受傳國璽

漢光武詔贍窮民 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春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穀價騰
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
給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
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漢光武詔省減吏員 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

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漢光武詔舉賢良方正 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疆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漢光武詔減田租 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漢光武詔民薄葬 後漢

光武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漢光武詔有司脩職 後漢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漢光武詔勿獻異味 後漢

光武建武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道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

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漢光武詔吏人脩德後漢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

漢光武遺詔從約後漢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遣吏及因郵奏

漢明帝詔公卿輔弼後漢

明帝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

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漢明帝詔勸督農桑後漢

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螫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漢明帝詔求真言後漢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

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
愁蹙雖夙夜勤恩而智能不逮旨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
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
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漢明帝詔親耕籍田後漢

明帝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

漢舊儀曰

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皇帝親執耒耜而耕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士大夫十二庶人終故乃致籍田舍置宗廟以為祭天也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煥沐煩勞群司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平刑罰

漢明帝詔獲寶鼎後漢

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

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效不逢惡氣
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
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
邪太常其以禘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先帝詔書禁人上
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
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漢明帝詔日食引咎後漢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日食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
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灾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謹永思厥
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
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究不能理更黥
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漢明帝詔賜貧人開學校後漢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為四姓小

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素宏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漢明帝詔禁游食後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檐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

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眾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明帝詔築汴渠成後漢

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漭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交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墻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

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漢明帝詔存恤鰥寡 後漢

明帝永平十三年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便乎昔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寃存恤鰥孤勉思職焉

漢明帝制以祥瑞告廟 後漢

明帝永平十七年三月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僭耳樵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

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

漢章帝詔任勳臣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明皇帝第五子也顯宗崩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族趙憲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憲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漢章帝詔勸勉農桑 後漢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群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章帝詔方正直言 後漢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已巳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

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章帝詔禁僭侈 後漢

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禮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漢章帝詔崇儒術 後漢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道衰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衰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

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
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

漢章帝詔聽民徙界就田後漢

章帝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
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
人無饑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
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饒者悉聽之到在
所賜給公田為顧耕傭賃種餉賞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
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漢章帝詔秋各理獄後漢

章帝元和元年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

丙華長短有數自往者一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
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
獄明為其禁

漢章帝詔蠲禁錮後漢

章帝元和元年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犯罪禁至三屬
莫得垂纓士官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
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
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漢章帝詔優尊年後漢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
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漢章帝詔給孤窮後漢

章帝元和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憫
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
能養食者粟給如律

漢章帝詔祗畏嘉祥後漢

章帝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
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乎
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禪
宗弘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
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祗畏天無以彰于先功

漢和帝詔滅匈奴後漢

和帝永元元年閏七月丙子詔曰匈奴背叛為害久遠賴祖宗

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
小子眇身所能尅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

漢和帝詔祀蕭曹後漢

和帝永元三年十一月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
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循其
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
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

漢和帝詔吏試職後漢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
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命試之以
職乃得充選

漢和帝詔致興蝗之咎後漢

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
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
助我者也朕寤寐惻矜思弭憂懼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
而反風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
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

漢安帝詔求直言後漢

安帝永初五年閏三月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
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
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於蝗蟲滋生害及成冬秋稼方收甚
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
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
艱厄承天誠哉蓋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
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萬正有道術達於
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與衆卓異者并遣詣
公車朕將親覽焉

漢安帝詔旱蝗之害後漢

安帝元初二年五月甲戌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
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頌詠今群飛
蔽天為害廣遠所高舉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
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辜大令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
其務消救災眚安輯黎元

漢安帝詔禁吏害民後漢

安帝元初四年秋七月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

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
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
者有司顯明其罰

漢順帝詔復宗室 後漢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先帝聖德享祚未永早棄鴻
烈姦慝緣間人庶怨讟上干和氣疫癘為災朕奉承大業未能
寧濟蓋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
宗室以罪絕皆復屬籍其與閭顯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
厥職以康我民

漢順帝詔赦天下 後漢

順帝永建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
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疾如疾首詩

云君子如祉亂庶弇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
新其赦天下從甲寅赦令以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以來還贖
其陷顯江京等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務崇寬和敬順時令
遵典去苛以稱朕意

漢順帝詔百僚陳得失 後漢

孝順皇帝永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
典籍所忌震食為重今日變方遠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
應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漢冲帝詔李固為太尉 事女類聚

漢冲帝時詔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
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

漢質帝詔有司崇寬 後漢

質帝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今守闕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漢質帝詔掩骼賑民後漢

質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况我元元嬰此用毒方春戒節賑濟之危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粟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

漢質帝詔明經詣學後漢

質帝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

漢桓帝詔舉孝廉後漢

孝桓皇帝本初元年秋七月丙戌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群吏惠我勞民蠲滌會織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賦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

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漢桓帝詔徙邊者歸郡後漢

桓帝建和三年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亂徵見乎象間者日食毀缺陽光晦暗朕祗懼潛思匪遑啓處傳不云乎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

漢桓帝詔貧者給葬後漢

桓帝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疾首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

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瑞地葬之

漢桓帝詔損製服侈制後漢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癸卯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勅已修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省損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漢桓帝詔賞宦寺功後漢

桓帝延熹二年八月壬午詔曰梁冀姦暴濁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忌畏私行殺毒永樂太后親尊冀二冀又逼絕禁還京師使朕離母子之愛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釁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勲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漏刻之間桀逆梟夷斯誠社稷之祐

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勲

唐睿宗詔封劉幽求 唐書

唐睿宗時劉幽求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猷代威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縶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矜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昨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

遼道宗即位求言遼史

遼道宗即位之初詔下朕以菲德託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賦歛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為愆卿等其體朕意

遼道宗詔直言無諱 遼史

遼道宗即位之元年冬十二月詔左夷萬畢曰朕以眇冲獲嗣大位夙夜憂懼恐弗克任欲聞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數月未見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內外百官比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自得直言無諱

太宗褒贈孔氏 宋史

太祖乾德中以孔子四十四代孫孔宜舉進士不第詣闕上書及述其家世後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職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

寧宗詔天下維持正道 宋史

寧宗即位時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以擯之寧宗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玼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徇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

元世祖詔諭安南 元史

安南國古交趾也世祖中統四年詔曰卿既委質為臣其自中統四年為始每三年一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訥刺丁充達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

元世祖詔建大號 元史

世祖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

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徂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者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負於茲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元文宗務明治體元史

文宗詔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

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

元順帝冊奇氏為后元史

順帝后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剌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奔冀寧下令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后外撓國政奏帝宜遷后出于外帝不答三十五年三月遂矯制幽于諸色總管府令其黨姚伯顏不花守之四月庚寅孛羅帖木兒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后仍回幽所後又數納美女於孛羅帖木兒至百日始還宮及孛羅帖木兒死召皇太子還京師后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兵擁皇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至京城三十里外即遣軍還營皇太子復衛之事見擴廓帖木兒傳會伯顏忽都皇后崩十二月

中書省臣奏言后宜正位中宮帝不答又奏改資正院為崇政院而中政院亦無主之帝乃授之冊寶其冊文曰坤以承乾元人道莫先於夫婦后以母天下王化實始於家邦典禮之常古今攸重咨爾肅良合氏篤生名族來事朕躬儆戒相成每勤於夙夜恭儉率下多歷於歲年既發祥元子於儲闈復流慶祿枝於甲觀眷若中宮之位允宜淑配之賢宗戚大臣况僉言而敷請掖庭諸御咸傾望以推尊乃屢遜辭尤可嘉尚今遣攝太尉某持節授以玉冊玉寶命爾為皇后於戲慎修壺政益勉爾輔佐之心昭嗣徽音同保我延洪之福其欽寵命以衍壽祺二十八年從帝北奔

建立

建立後嗣者

齊景公立子荼左傳

魯哀公五年齊景公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以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疚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公子荼寘群公子於東鄙之萊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闔閭議立太子吳越春秋

吳王闔閭召伍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差遇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

蓋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蓋為太子

先主冊立太子禪 蜀書

蜀先主為漢中王立子禪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群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

晉文立災 晉書

晉文帝昭以景帝師為宣帝懿之嫡早世無後文帝以災弟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

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又以問山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由是遂定立災

後趙主季龍立世子齊公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亥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

魏明元訪崔浩立太武 北史

魏明元帝時崔浩拜博士祭酒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
中貴人密問崔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
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
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
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
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
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
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
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願神養壽比乃萬代
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歡溫和衆情
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
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

衰存亡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大武皇帝
副主

周文聽李遠立嫡 北史

李遠周文時拜大將軍除尚書左僕射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
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
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答遠
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為嫌請即
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
是群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
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

唐太宗立晉王 唐書

唐太宗時長孫無忌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太宗欲立晉王未

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房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
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
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
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
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
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唐太宗命遂良定策立晉王 唐書

褚遂良字登善累遷起居郎後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
既廢太子承乾魏王泰間待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
授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
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
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

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
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
皇太子

高宗立重潤為皇太孫 唐書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為皇太子時生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為
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
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
子但封王晉立懿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
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
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
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說

晉高祖立重貴 五代史